

不同寻常的开学季

9月1日,又到了一年一度的开学季,不过,今年这个开学季有些不同寻常。洪水、卷土重来的疫情、“双减”、多校划片派位……这些新情况、新政策对于学校、学生和家来说,都需要一个调整适应过程,同时也需要大家一起努力,渡过难关,更好地迎接新学期。

——编者

9月1日,人大附小亮甲分校的学生们有序进校,开启新学期的学习。本报记者 贾宁 摄

“双减”政策落地,新学期迎来新变化

本报记者 奚冬琪

7月2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这一被称为“双减”的新政策提出,要全面压减作业总量和时长,减轻学生过重作业负担。

卸下过重负担、逃离题海战术,让孩子们“返璞归真”……9月1日,随着中小学全面落实“双减”决策部署要求的第一个学期的开始。校外培训做“减法”,业余时间做“加法”的“双减”大礼包为孩子们送上了开学“见面礼”,但全新模式如何打开,学校、学生、家长都需要重新适应。

校外培训做“减法”: 学科班取消了,家长依然不敢放松

8月29日,是家住上海市卢湾区的一年级新生阳阳开学报到的日子。分完班、领完课本,阳阳开开心心地背着书包回家,开始期待全新的校园生活。作为新生家长,阳阳的妈妈马静感到既欣慰又紧张。欣慰的是赶上了“双减”,孩子可以不用上紧发条去校外辅导班“学学学”了;但紧张的也是“双减”,怕孩子什么都不学,以后的考试成绩跟不上。

“本来我们计划孩子一开学,课外的学科培训班就一起跟上,现在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马静说,和很多学生家长一样,自己虽然不想让孩子课业负担过重,但面对未来中考的激烈竞争,也不得不早给孩子规划好学习计划。尤其是阳阳学前阶段就没怎么上过学

科类课程,现在就更得抓紧了。“本来是准备和之前幼儿园的其他妈妈一起组团去给阳阳报奥数班的,结果‘双减’政策出来,奥数班不办了。我们就去找了一家正规的培训机构,报了语数外三科,没想到现在这个也不行了。”

一方面期盼减负,一方面是担心成绩。作为“双减”政策实施后的第一个新学期,无论是刚刚开始步入校园的“无负担”新生,还是曾经有过被各种课外辅导班“疯狂轰炸”经历的学生和家长,都需要一个适应和调整的过程。

黎瑞是一名小学五年级孩子的妈妈,虽然新学期各种学科辅导班停办,可她一点也不敢掉以轻心。为了不让孩子掉队,她决定自己在家“鸡娃”(网络流行词,意为父母给孩子“打鸡血”,为了孩子能读好书、考出好成绩,不断给孩子安排学习和活动,不停让孩子去拼搏的行为)。“我买了好多辅导书,自己先学一遍,然后再辅导孩子。”黎瑞说,现在书店里的“一课一练”都已经卖到脱销了,说明家长们根本不敢放松。毕竟中考、高考的“指挥棒”还在那里,你不学可别人都在学。“如果不能改变选拔制度本身,减负后作为家长,只会更迷茫、更乏力。”

业余时间做“加法”: 有利有弊仍需探索

“不过作为新生家长,从长远来看,能减负对于我们来说当然是利好消息。毕竟以前看到别人家孩子和家长那么辛苦,我们也很焦虑。”马静提到,

比如,“双减”背景下,很多学校修订了新的课后服务工作实施方案,她也收到了学校的“课后服务告家长书”,上面提到学校从14:45到18:00都可以提供课后服务,服务内容也是注重兴趣培养的项目,这就给家长减轻了很多负担。

另外,马静还提到,现在学科类课程不允许再办,但各种艺术、体育类课程却火了起来。“听说艺术、体育类特长以后中考可以加分,我也给孩子报了个竹笛班。不管怎么说,这类课程是培养孩子业余爱好的,也算是素质教育,总比以前只上主科好。”

不过,也有家长提到,“双减”在业余时间做“加法”的方式也值得推敲。比如要求学生早上八点之前不能到校,到校了也不让进校门,给家长上班带来不便。比如要求“校外培训机构不得占用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及寒暑假组织学科类培训。”导致以前在周六日上的线上课程被挪到了周一到周五,反而加重了学生的负担。北京一名四年级学生的家长反映,现在孩子每天上完课后辅导班就快5点了,回家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就要开始6点的线上课程。两个小时的课程结束还要写作业,孩子睡觉的时间反而更晚了。虽然不占用休息时间培训的初衷是好的,但现在政策过于一刀切,没有适应实际情况。

新学期已经开始,“双减”到底效果如何?是否真的能够给学生、家长减负?又将给未来的教育环境带来怎样的改变?大家都拭目以待。

新学期,“包租班车”去上学

本报记者 毛立军

9月1日早晨,还不到6点,家住北京市西城区广外地区某小区的王女士就把女儿叫了起来。这是女儿上初一年的第一天,因为小升初派位,被派到了离家将近10公里的西直门外某中学,孩子只能早早起来赶班车。

今年7月,北京西城区严格执行号称史上“最狠”学区房政策——多校划片。多校划片是指一个小区对应多个学校,通过随机派位方式分配热点学校招生名额。派位未能进入热点学校的学生,仍就近安排至其他学校入学。此前是一套住房对应一个学校,多校划片后,一套住房对应多个学校。通俗点说,就是之前高价买入的学区房,由于多校划片极有可能分到普通学校。

“政府出台打击学区房政策我们理解,但在实施过程中是否可以更人性化一些?”说起女儿小升初的事,王女士至今一肚子气。王女士家附近有四所中学,有重点中学也有普通中学,“即使派位派不到重点热门学校,能在家门口上普通中学也行呀,至少步行就能去。”王女士对孩子上学一直都比较乐观,但没想到女儿学校小升初几个班的学生全部被分散到西城区若干个指定的中学,指定的学校有远有近。

王女士家住西城区最南边,孩子却被派位到西城区最北边一个普通学校。上下学途经的西二环,可以说是北京最堵的路段。得知派位结果后,王女士一家犯了难。

王女士想到的第一个方案,就是在学校附近租房子。但是位于市中心的西直门,附近的房子几乎都是老旧小区,大部分没有电梯。王女士的母亲前几年脑出血一直瘫痪在家,需要人照顾。如果把自家房子租出去,再租房子住,一是太贵,自家房子出租租金也就每月七八千,而西直门地区要租个三居室,每月租

金至少在1.5万元以上。二是也租不到有电梯的房子,瘫痪的母亲无法下楼也不行。

解决不了房子问题,就只能想办法解决交通问题。女儿小学毕业班一个年级被派位到西直门外某中学的,大概有20多人,为了解决孩子上下学的交通问题,暑假期间,这些孩子的家长自发拉了一个微信群,大家商量来商量去,最后决定采取包租班车的方式接送孩子。之后,大家又开始找租车公司,最后谈妥每个孩子每月交900元,乘坐班车上学。

按照北京市的最新规定,初中学生早8点上课,但北京上下班高峰期的交通拥堵严重,走得稍晚赶上堵车,孩子们就得迟到。最终,家长们商量早晨6点就让班车来接孩子。车子开到王女士家的时间是6:20,看着女儿早早起来忙碌的身影,王女士很是心疼。

北京西城区幼升小、小升初新政将学区房的关注度降了下来,但新的开学季,该区的租房市场和租车市场却格外热闹起来,路上黄色的校车也明显多了。

按照学校安排,新学期放学延后到下午5点。班车5:30从学校开出,正赶上最拥堵的交通晚高峰。开学一周,不太堵车的时候,女儿6:30能到家,堵车的时候,到家就7点多了,而大部分时间路上都堵车,女儿每天到家已是累得精疲力尽。因为路上太浪费时间,女儿说,学校要开设晚自习了,她想留在学校上晚自习,做完作业再回家。但这样又坐不上班车了,王女士夫妇商量着只能轮流去接。

家门口有好几所学校却上不了,只能租班车让孩子到离家远的学校上学。对此,王女士百思不得其解:“多校划片派位能不能多做调研,能不能考虑得更周全一些?按政策规定,派位未能进入热点学校的学生,仍就近安排至其他学校入学。可为什么把那么多孩子派到离家很远的学校?为什么我们想在附近上个普通中学也不行呢?”

“掐灭”中小校园电子烟

本报记者 肖亮升

近年来,国家控烟力度不断加大,“吸烟有害健康”的观念深入人心,以戒烟为噱头的电子烟逐渐成为流行的消费品。农工党党员、北京大学广西南宁附属实验学校教师张霞霞通过调研了解到,不少中小校园内电子烟已经成为一种新时尚,许多学生下课后就聚在一起“吞云吐雾”,极大危害学生身体健康(电子烟核心成分是经提纯的烟碱即尼古丁),引发学生心理依赖成瘾。

张霞霞表示,虽然2020年11月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规定电子烟不能向未成年人出售,但由于电子烟外观具有隐蔽性,较难被老师和家长分辨。许多电子烟企业将门店选址在学校附近,并有许多不法微商开发专供学生的销售政策,或让学生在校园内售卖电子烟等,很难被有关部门监管。

张霞霞提交社情民意信息建议,监管部门主动作为,加强监管,出台整治方案,对学校周边的电子烟店铺进行专项整治,并强化日常监督检查力度,对发现诱导未成年人购买、吸食电子烟、违规生产销售“三无”电子烟、张贴夸大宣传广告产品等违法违规行为及时查处。同时,进一步加强线上平台管理,电商平台方应按照《关于进一步保护未成年人免受电子烟侵害的通告》要求,持续加强智能监控,除屏蔽关键词、清理自然搜索结果下电子烟销售外,还要对引导买家私下买卖的行为加大处罚。对微信等社交平台上个人账户设置规则予以甄别,杜绝商家通过个人账户进行推销买卖,对非法出售电子烟给未成年人的账号予以封号处理,并报有关部门查处。

张霞霞认为,各地教育部门要发挥主导作用,成立专项治理小组,指导学校开展问题排查和隐患整改,发现电子烟违规生产、宣传、兜售、使用等现象,及时通报相关部门予以查处。各中小学要充分发校园主阵地、课堂主渠道作用,面向教师、学生及家长,广泛开展电子烟危害科普知识宣传。同时通过报纸、电视、网络等媒体加大宣传力度,在全社会打造无烟环境,并鼓励社会大众对向未成年人售卖电子烟行为进行监督举报,形成群策群力的良好格局。

公共资源不容谋私

余志勇

公共资源姓“公”,容不得任何人利用公共资源谋私贪腐。近日,针对土地管理、停车管理等公共资源领域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天津、江苏、陕西等地纪检监察机关推进专项整治,调研督导压实主体责任;紧盯关键环节,全面排查问题线索,严查腐败问题;坚持以案促改,综合运用纪检监察建议书等有力武器推动全面整改,实现长效监管。

何为公共?简单而言即:公有的、公用的。但一些地方的部分党员干部却把公共资源当成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利用公共资源谋私贪腐、侵害群众利益。如违法违规占用耕地或改变耕地用途,将耕地“非农化”;或是暗箱操作、违规发包转让公共停车设施经营权,违规减免包月停车费、私自收费、截留停车费;或是将一些“模棱两可”公共资源占有、使用、处置、专享收益等。如此种种,变相将公共资源变成“唐僧肉”,不仅仅是侵害群众的利益,更是严重地损害公信力。

公共资源姓“公”,这就意味着公共资源的使用必须得当,应把公共福利放在首位。更意味着目前承担公共资源管理功能的有关部门、机构,不能任意处置管辖范围内的公共资源,更不能把公共资源变成给单位或个人谋利的工具,损害公众利益。这就需要地方监管部门认真梳理哪些环节易多发利用公共资源谋私贪腐问题,常见问题类型有哪些,并通过组织全面排查形成问题清单,研判风险环节,实行靶向监督。同时,要以实地走访的形式听取公众的意见,增加公众的话语权,优先保障多数人平等参与、享有的权利。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不容公共资源谋私,关键在于能否限制公共资源决策、支配自由裁量权的权力。事实上,一直以来,个别地方政府部门打着管理城市、经营城市的幌子,拍卖城市公共资源,出让地名、公交站命名权、公共设施经营权,借机创收的例子不胜枚举。一则是出于利益驱动成为重要诱因,二则是地方政府部门权力过于集中,履行管理职能的程序,未能更加规范,所获取利润的使用和支配,未能透明公开,未能接受社会监督;三则是公共资源谋私违规成本低。可见,要遏制公共资源谋私,还需要筑牢监督和惩戒的“防火墙”。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公共资源不容谋私既需要“当下改”更需要“长久立”,需要持之以恒、常抓不懈,做到标本兼治、系统施治。从各个方面扎紧制度的篱笆,一是建章立制,梳理清楚到底有多少公共资源;二是发动媒体与群众监督,守住群众的每一寸“利益地盘”;三是加大惩戒的力度,或许可公共资源姓“公”的理念便会彻底回归。



巧手剪出冬奥期盼

日前,由北京市大兴区清源街道温馨家园的残疾人剪制的10米剪纸长卷《激情冰雪 相约冬奥》与观众见面。随着2022年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的临近,温馨家园的学员们创作出百余幅冬奥主题的剪纸作品,表达了他们对冬奥会的期盼。

本报记者 齐波 摄

这个新学期来之不易

本报记者 徐艳红

郑州旅游职业学院20级机电工程学院的许钰堃前几天收到了学校延迟开学的通知,这意味着他将无法按原计划开学。而是从9月6日起开始上网课,国庆节后才能正式返校。不过,延迟开学也在许钰堃的意料之中,毕竟郑州刚刚经历了洪水和疫情。

许钰堃家住郑州市二七区京广路的一个小区,距离郑州“7·20”洪灾当天发生积水事故最严重的郑州京广快速路隧道仅有3公里。7月20日上午,许钰堃9点多钟坐上了去郑州市郑东新区的大巴。往常一个小时的路程,因到处积水严重,他愣是花了两个多小时才赶到。

到达荥阳时,暴雨依然下个不停,街上积水已没过小腿,有不少车辆都被泡了,说是“水漫金山”也不为过。“天留人”的暴雨将许钰堃留在荥阳,一留就是4天,直到24号积水退去,他才返回郑州。回家后才知道,家里的两辆电动车因泡在水里完全报废,而小区里的汽车有一半都被泡了,损失惨重。

回到郑州后,许钰堃外出去看了出事故的地铁站和京广北路隧道。虽然,雨停了,积水退了,这个城市又在慢慢恢复活力,许钰堃从微信群里

得知,自己的学校也进水了,但好在损失不大。

几天后,又一个坏消息传来。7月30日,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报告首例新冠肺炎本土病例。7月31日,郑州又有本土28例新冠肺炎感染者确诊。随后几天,确诊人数不断增加。

许钰堃家所在的小区就在郑州六院的正对面100米左右。8月1日起,这个小区成了高风险封控区,许钰堃也不得不开始至少21天的封闭生活。不幸中的万幸,他所在的小区没有一例被感染人员。

封闭最初,许钰堃一度很紧张,真担心病毒会无孔不入。只能尽量不出门、少下楼,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喜欢打羽毛球的他自放假后一次也没打过,本来一直盼着能早点开学,回到学校跟同学切磋切磋,可疫情一来,开学也变得遥遥无期。8月25日,许钰堃终于接到通知,小区人员可以扫码出入了。8月26日,小区全面解封。许钰堃长舒了一口气。

在经历了洪灾、疫情之后,许钰堃才真正懂得“永远都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会先来”的含义。他现在最盼望的就是快点开学,更加努力地学习,更加珍惜家人和朋友。

疫情下的新学年

黄廷付

这个暑假过得有点闹心,“罪魁祸首”还是疫情。

原本孩子们可以快乐地度过这个暑假,但因为疫情,孩子外出回来要做核酸检测,还要隔离,所以孩子们基本整个暑假都窝在家里。进入八月,假期基本上就算自动取消了,因为要为即将开始的新学期做准备。

8月29日下午,我读高二的女儿提着行李回到了久违的校园。其实半个月之前,她就独自从我们打工的浙江嘉兴回了安徽亳州老家,因为按照相关要求,她要去做核酸检测,还要居家隔离14天。之前,老师们在家长群里早就提醒孩子们要填写好各种健康表格,还要统计所有家庭成员的外出情况。而且8月1日之后从外地回来的孩子,都要在开学前一天去医院做核酸检测。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外地的家长不准回老家送孩子去学校。老师一再嘱咐我们,不要再为这个本就艰难

的开学季再添乱了……比起读高二的儿子,家里即读高一的儿子入学还是要麻烦一些。好在现在网络发达,学校提前给家长发了通知。班主任按照志愿表上学生留的电话挨个打过去,并且在开学前两周就把学生家长都拉到了班级微信群里。对于一些联系不到的学生,学校也通过网络平台寻找,还有不少热心的学生家长帮助转发寻找,真的是做到了“一个都不能少”。

这也让我想起去年女儿开学报名时的情景:1000名新生加上2000名家长,学生们提着大包小包,把学校门口的那条马路堵得水泄不通。今年因为疫情,学校不让家长送孩子上学了,远在千里之外打工的我也只好听学校安排,没有回老家送孩子去学校报名。

不过令我欣慰的是,儿子今年考上的高中正是我女

儿在读的那所高中。我提前给女儿打电话了,让她在弟弟报名入学的时候去帮他拿一下行李,顺便带他去找一下宿舍和班级。所以儿子报名入学的事,我反而没那么担心了。想到这里,我突然觉得还是生两个孩子好,虽然平时让我和我妻操心不少,花费也比独生子女多许多,但到了关键时刻,他们可以互相帮助啊。

这个开学季,我和妻子虽然在外地,但也没操心孩子的事,还是尽可能地帮他们解决一些问题。我在校园网上给孩子们交了学费,不断地打电话提醒他们,少带点东西,有什么需要可以和老师说,老师会告诉我们,我们可以买好寄到学校里去。儿子的班主任也早就让学生做好健康打卡,还有一些必要的手续。新闻上也报道了校领导早就安排专人对校园里的每一个角落消毒。

新学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身在他乡的我们默默地期盼着一切顺利,更期盼着孩子能尽快适应新的环境。

本报记者 毛立军